

(全译本)

#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英戴·赫·劳伦斯著

饶述一译



D·H  
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 巨大な未だの情火

THE MARRIAGE

1981年



1981年

THE MARRIAGE

1981年

#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全译本)

[英] 戴·赫·劳伦斯著

饶述一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D.H.Lawrence  
LADY CHATTERLEY'S LOVER

根据英国企鹅出版社版本译出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英] 戴·赫·劳伦斯著

饶述一 译

责任编辑：唐荫荪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省新化印刷厂印刷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07,000 印张：15 印数：1—5000

书号：ISBN7—80541—568—4 / I · 139

定价：9.96元



作者像

# 出版说明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本世纪英国鼎鼎大名的作家戴·维·劳伦斯的最后一部杰作。由于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大胆地、赤裸裸地描写了性爱，原书出版后曾被英国政府列为禁书；出版该书的企鹅出版社曾被控犯有出版淫秽作品罪。直到一九六〇年，这场官司才告了结：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宣告企鹅出版社“并未犯罪”，英国政府接着亦对该书解禁。然建国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未曾出版过此书的中文译本。

其实，劳伦斯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严肃的。这是一部蕴含深邃的作品。作者以厌恶的心情，刻画了英国贵族阶级的守旧、无为、空虚、腐朽。书中坐着机器轮椅的克利福，代表着依靠机器和奴役维持的寄生阶级。他们的工业摧残人的肉体，腐蚀人的灵魂，使人变成机器的奴隶。他们在婚姻问题上极端自私。他们所维护的是极端虚伪的统治阶级的道德。作者对中产阶级及劳动阶层，则表现了同情。本书的写作技巧，也值得我国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参考、研究和借鉴。

海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一九九三年二月

## 著 者 序

因为坊间出现了好几种《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偷印版，所以我现在决意在法国印行这种六十法郎的廉价的大众版。我希望这一来定可满足欧洲大陆读者的要求了。但是，偷印家们——至少在美国——是猖獗的。真版的第一版书从佛罗伦斯寄到美国不到一月，在纽约业已有第一版的偷印版出卖了。这种偷印版与原版酷肖，系用影印方法印出来的，甚至认真的书贾都作为原版第一版，拿来卖给不存疑心的读者，价钱普通卖十五块金元，而原版的价钱是十元；买者对于这种欺骗是懵然无知的。

这种大胆的企图，他人也照样做起来了。有人告诉我，纽约还出有另一种摹本，而我自己也得到一本样子肮脏的书，用的是暗晦的橙色布面，绿色的包条，是油秽地影印出来的，里面还有偷印家家里的孩子替我签上的假的签字。这种偷印版，在一九八二年末从纽约出现，后来又传到伦敦，索价三十先令。于是我决意在佛罗伦斯印行第二版——两百本，价钱是一金镑。我原想再等一年以上再出的，但是，我不得不发了出去以反抗那肮脏的橙色盗贼。不过发行的数目太少了，橙色盗

贼还是打不倒。

以后我又得到了一本色调凄凉的偷印本，黑的书皮，长方的式样，凄凉得象一本圣经或圣歌。这一次，盗贼不但是质朴的，而且庄严起来了。他的书名页不是一面，而是两页，每页都印了一只美国鹰的小插画，头上绕着六颗星，电光在它的爪上飞闪，一个桂冠把整个图画环绕了起来，以庆祝他的最近的文学的劫掠行为。真的，这是一本狰狞的书，它令人想起脸孔涂黑的船长奇德，对那些正要跳海而死的人读着祷文。为什么那偷印家要用题头去把书形放长，我不知道。结果是把这书弄得特别令人沮丧，狰狞地令人生怕。当然，这本书也是影印出来的，可是签字却遗漏了。我听说这愁惨的书要卖十块、二十块、三十块甚至五十块金元，那要看书贾的喜欢和买者的易否受骗。

这样看来，在美国有三种偷印版是无疑的了。我听说还有第四种，也是原版的摹本。但是我既然没有见过，我情愿不去相信了。

此外，还有一种欧洲的偷印版，印了一千五百册，是一个巴黎的书店出来的，书上注明：“在德国印刷”。是否在德国印刷可以不用管，无疑的那是印刷的，而不是影印的，因为原版上有些错字都改正了。这是很不错的一本书，虽然没有我的签字，却复制得和原本差不多，分别的地方就在它的书脊上绿色和黄色丝边。这种版书卖给书贾是一百法郎，而卖给读者是三百、四百和五百法郎。据说有些很无廉耻的书贾，假了我的签字在上面，把这书当作原版出卖。希望这不是真的。但是这一



一切都显得商业团体太黑暗了。虽然这儿倒有些足资慰藉的事。有一部分书贾，却坚决拒绝出卖偷印版，人情和商业道德不容他干这勾当。有些虽然卖，但是并不怎么热忱，显然他们都是情愿出卖著者许可的版本的。所以反对偷印家的纯正的感情是可贵的，即令还不足以将他们的路子打断。

所有这些偷印版都没有得过我任何形式的许可，我也没有得过他们半个铜子。虽然纽约的一信良心未死的书贾，却也寄给了我一些钱，说那是该书在他店里经售后的十分之一的版税。他的信说：“我知道，这不过是沧海一滴罢了。”自然，他是说这只是大海里漏出来的一滴罢了。就这么一滴，已经是怪可观的一笔小数目，足见偷印家们的那个大海是懿欤盛哉了！

我得到了欧洲偷印家们的一个为时已晚的提议，他们因为觉得书贾们太倔强了，情愿让我抽已卖和未卖的书的版税，只要我肯认他的版本。我自己想，好罢，在这种世界里，你不利用他们，他们便要利用你的，——为什么不呢？——但是我到了要实行的时候，我的自尊心却反叛起来了。明白的、负义的犹大（Judas）总是准备着给你一个亲吻的。但是要我回他一个亲吻，咳！……

因此我决意出了这种法国版，它是从原版影印的，价钱是六十法郎。英国的发行家们，力劝我出一个删改本，答应我丰富的报酬，或许是一桶——一个孩子在大海边玩的小桶！——的黄金吧。而且他们坚决要我告诉读者，那么一来的删改本是一部优美的小说，所有“猥亵”、“淫秽”都没有了。这样我有点给他们引诱着了，而开始删改。但那是不可能的！那等于用剪

刀裁剪我自己的鼻子。书流血了。

人们要反对只管反对，我却要表白这部小说是一本纯正的、健全的、我们今日所需要的书。有些字眼，起初是令人震惊的，过了一会便毫不可惊了。这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心地给习惯所腐化了呢？绝不是。那些字眼不过惊刺我们的眼睛，但从不惊刺我们的心地。没有心地的人只管震惊去吧，他们是不算数的。有心地的人自知他们是不震惊的，而且事实上他们从没有震惊过，他们只觉得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重要的地方就在这儿。我们今日的人类，已经进化到超于我们的文化所附带的种种野蛮禁忌以外了。这种事实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在十字军时代的人，大概最简单的字眼对于他们都有一种挑引的权能，而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的。所谓“猥亵的”字眼的挑引权能，对于中古时代人的愚昧的、混濁的、暴烈的天性，一定是很危险的，即使对于今日的天性卑下、迟钝而进化不全的人，也许还是太强的。但是，真正的教化，却使我们对于一个字眼只有内心的、想象的反映，而不是肉体的、暴烈的、无理智的反映——那是要破坏社会风化的。从前，人心太愚或太野了，故一意想到他的肉体 and 肉体的官能的时候，便不免为主宰他的肉体的反应所苦。现在却不然了，教化和文明教我们把字眼与事实，思想与行为或与肉体反应脱离开来。我们现在知道，行为不一定是跟思想走的。事实上，思想和行为，字眼和事实，是意识的两种分离的形式。是我们所过的两种分离的生

活。我们确实是需要把这两种东西联合起来。但是，当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便不能行动；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便不能思想。最大的需要，是我们依照思想而行动和依照行动而思想。但是；当我们在思想中的时候，我们便不能真正行动；当我们在行动中的时候，我们便不能真正思想。思想与行为这两种情境是互相排挤的。可是这两种情境是得要和谐地相生相承的。

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便在这儿。我要世间的男子女子能够充分地、完备地、纯正地、无暇地去思想性的事情。纵令我们不能如心所欲地作性的行动，但至少让我们有完备无暇的性的思想。所以那些逸话，什么纯洁的少女，洁白得象一张未染墨的白纸，都是纯粹的胡说。一个少女和一个青年男子，是性的感情和性的思想的一种苦恼的网，一种沸腾的混乱，只有时间才能清出头绪的。多年的纯正的性的思想，多年的性的奋斗行为，将使我们终于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地方，达到真正的功德圆满的贞洁，达到完备的终点，那时我们的性行为、性思想是相谐的，不相左的。

我毫无意思要所有的女子都去追求她们的守猎人做情人。我毫无意思要她们去追逐任何人。我们今日有许多男人和女人，都觉得过着与性爱隔绝的纯洁的生活，而同时更充分地去明白和了解性爱是最幸福的。在我们现在的时代，与其行动，不知了解。我们在过去，行动太多了——尤其是性爱的行动，厌烦地做来做去都是那一套，没有相当的思想，没有相当的了解。现在，我们所要努力的是性爱的了解。在今日，性爱的充

分的觉悟的了解，是比行动更重要的。在蒙昧了千百年以后的精神，现在要求认识，充分地认识了。肉体实在是太被人忽视了。

现在的人实行性爱的时候，他们大半的时间只觉得那是照例的行为。他们所以做，是因为他们以为那是他们的任务。而实际上，却只有精神在兴奋，肉体是要等人去挑拨才行的。原来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们，一向在实行性爱的时候就没有过思想和了解。到了现在，这行为便渐渐变为机械的、麻木的、令人沮丧的了，只有一种新鲜的内心的了解，才能使原来的鲜艳恢复。

在性爱中，精神是落后的。其实在所有肉体的行为中，精神都是落后的。我们的性爱的思想，匍伏地爬行在一种黑暗中，一种秘密的惊恐中，这惊恐是我们的粗野的、未开化的祖先们所遗传下来的。只有在这一点上，性爱的肉体的这一点上，我们的精神是没有进化的。我们现在得要迎头走上去，使肉体的感觉的意识，和这感觉本身和谐起来，使行为意识和行为本身和谐起来。这便要对于性爱有适当的尊敬，对于肉体的奇异的经验有相当的敬畏；这便要能够自由运用所谓猥亵的字眼，因为这些字眼是精神对于肉体所有意识的自然的一部分。猥亵之所以来，是因为精神蔑视和惧怕肉体，而肉体憎恨和反搞精神。

派克大佐的事件，便足以使我们醒悟了。派克大佐原是一个假扮男装的女子，这位“大佐”娶了一位女子，和她度了五年“伉俪的幸福生活”。可怜的妻室在这五年中，自以为和普通人

一样，快乐地嫁了一个真丈夫。待最终发觉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妇人的残酷的惭愧是难于想象的。这种情境是怪异的。可是我们今日却有成千成万的女子，也许受着同样的欺骗而在五里雾中继续生活下去的。为什么？因为她们毫无所知，因为她们完全不能有性爱的思想。在这一点上，她们是傻姐儿。这本书最好是拿给所有十七岁的少女们看看。

还有一位可敬的校长兼牧师的事件，也是一样可以令人醒悟的。他过了多年的无眠的神圣与道德的生涯后，在六十五岁的时候，终于因为强奸幼女而现身法庭。这事正发生在内政部长——他自己也上了年纪了——大声疾呼地要求而且勒令对于所有性爱事件皆应谨守缄默的时候。难道那另一位可敬的年高德盛的先生的经验，毫不使他考虑一下么？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精神对于肉体 and 肉体的权能，有一种渊源古远的潜伏着的恐惧。在这一点上，我们得把高档商品解放出来，开化起来。精神对于肉体的恐怖，使无数的人癫狂。一个伟大如斯威夫特（Swift）的精神之所以昏乱，这种原因至少可以拿来解释一部分。在他写给他的情妇赛利亚的诗里，有这么一句癫狂的迷句：“但是……赛利亚，赛利亚，赛利亚拉屎了”，足见精神恐怖的时候，对于一个大智者能有怎样的影响了。大智如斯威夫特，竟不知其自陷于多么可笑的情境。当然，赛利亚是要拉屎的。谁又不呢？如果她不的话，那就糟了。多么荒唐。想想这可怜的赛利亚吧，她的“情人”竟把她的自然官能说得使她感觉屈辱！这是怪异的。这一切都是因为禁用的字眼，和精神对于肉体与性爱的意识不够启发的缘故。

一边，卫道家的“哼！哼！”产生着性爱的愚人；一边，我们却有无羁的聪明的摩登青年，“哼！哼！”哼不着他们，“笑骂由之”。一边大有人惧怕着肉体，而否认肉体的存在；一边，进步的青年们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把肉体当一种玩具看待，这玩具虽有点儿讨厌，但是在它没有把你放弃以前，你却可以得到点乐趣。这些青年哪里管什么性爱不性爱，他们只当作一种酒喝，而且拿来作嘲笑老年人的话柄。这些青年是进步的，高傲的，一本象《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书，他们是满不放在眼里的。他们觉得这书太简单、太平凡了。他们觉得那些坏字眼是家常便饭，那种爱情的姿态是老式的。为什么大惊小怪？把爱情当一杯酒喝算了！他们说：“这书只是表示一个十四岁的男孩的惧怕的心情罢了。”但是，也许一个对性爱还有点自然的敬畏与适当的惧怕的十四岁男孩的心情，比之拿爱情当酒喝的青年们心情还要健全呢：这些青年，只知目空一切，他们的精神无所事事，只知玩着生活的玩具，尤其是性爱的玩具，而在这种游戏中，便失掉了他们的精神！

因此，在这般卫道的老顽固们中间（他们上了年纪后，大概也要犯强奸罪的），在这般摩登青年们中间，他们说：“我们什么都可以干，如果我们能思想某事便可干某事。”所以，在这般心地肮脏，追逐肮脏东西的下流野蛮的人们中间，这本书是没有什么活动余地的。但是我要对所有这般人说：“固守着你的腐败吧——如果你们喜欢这种腐败；固守着你们的卫道主义的腐败吧，固守你们的时髦的放荡的腐败吧，固守着你们的肮脏心地的腐败吧。至于我，我是忠于我的书和我的态度的：如果

精神与肉体不能谐和，如果他们没有自然的平衡和自然的相互的尊敬，生命是难堪的。”

一九二九年四月，劳伦斯序于巴黎。

## 译者序

在一九二八——二九年两年间，欧美文坛上最令人震惊、最引起争执的书，大概莫过于劳伦斯 (D·H·Lawrence) 的这本《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了。跟着，一九三〇年劳伦斯逝世。盖棺论定，世界文坛又为这本书热闹了一番。在现世纪的小说家中，决没有一个象劳伦斯一样，受过世人这样残酷的辱骂的；而同时，在英国现代作家中，要找到一个象劳伦斯一样的，受着精英的青年知识阶级所极端崇拜的人，却也是罕见的。劳伦斯的这本书，把虚伪的卫道者们弄疯了，他把腐败的近代文明的狰狞面目，太不容情地暴露了。但是，劳伦斯却在这些“狗入穷巷”的卫道者们的癫狂反攻之下，在这种近代文明的凶险的排击之下，成为无辜的牺牲者：他的天才的寿命，给排山倒海的嘲讽和诽谤所结束了。现在，正如劳伦斯夫人说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作者，是象一只小鸟似的，被埋葬在地中海的灿烂的阳光之下的一个寂寞的坟墓里了。但是，这本艺术杰作，却在敌人的仇恨的但是无可奈何的沉默态度之下，继续吐露光芒，它不但在近代文艺界放了一线炫人的光彩，而且在近代人的黑暗生活上，燃起了一盏光亮的明灯。



关于这本书的文艺评价，现在一般有力的批评家们都认为是一代杰作了。但是，我们不但是爱劳伦斯的一枝秃笔下的灿烂的艺术，我们尤其爱他为畸形的人类生活而发的爽快而沉痛的呼吁，和他的诚恳无畏的新生命的理想。当然，人生问题是复杂的。而性爱问题是现在为止，也仍然是一种神话时代般的神秘。劳伦斯自己说过：“过去三千年，只是一个错觉，只是一场在理想境域中的，在肉体的得救或沉沦的境域中的悲剧的远足旅行。”这种悲剧的旅行到什么时候为止？诚难说。过去既是这样的渺茫，将来也不见得蓦地便有确切的把握。我们的前面，正等待着不知多少的悲剧，不知要经过了多少的苦痛的经历，才能得到一个小小的证实。但是，在这种苦闷中，劳伦斯却给我们指示了一条不含糊，不夸张的路线。

劳伦斯眼见他周围的人类社会的虚伪、愚昧、腐化，他不禁狂呼道：“我们是正向着死灭的途上走去了！”他这本书便是在他的这种心境中写出来的。他以为一个人，不必定要求幸福，不必定要求伟大，但求知道“生活”，而做个真正的人，要做真正的人，要过真正的生活，便要使生命澎湃般的激动。这种激动是从接触（Contact）中，从合一（togetherness）中产生出来的。现代的人太愚昧了。他们对于生命中最深的需要都忽略了。他们过着一种新野蛮时代的生活，机械的生活，他们不知道真正的人的生活是怎么回事。道德，习惯，社会制度，……束缚着人性的自然发展。我们要脱离所有过去的种种愚民的禁忌（taboos），从我们人身所最需要，最深切地需要的起点，用伟大的温情的接触，去产生新道德，新社会，新生命。劳伦